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五十九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三

雜文

題跋三

跋李氏所藏神考聖畫

了公拜



治平二年天章閣待制李公受以東宮舊僚進謁頴邸神考書名還謁親出宸翰受兄孫宣德知廉州合浦縣事曰襄寶此一字四十年矣恭惟神宗皇帝堯大舜明有始有卒治平視膳晦德替潘熙寧初尊師畏相元豐改為歸柄獨運躰元用極各惟其時功就美全本末明備明不可掩美不可奪威靈在天安可誣也巨壘緣論日錄流竄合浦邂逅襄子曰服休等得瞻聖畫螻蟻餘命息大莫報臨紙感憤涕泣而書此以致享上敢恭之意焉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巨陳瓘敬題

跋富文二公帖

龜山先生

二公皆一時人傑昔在慶曆中憲騎叩關渝平鄭公持節兵間以片言折之而虜之君臣俯伏聽命復守盟好更百有餘年雲燕以南無大吠之警二公繼登輿輔雍容廟堂之上而四方方里之遠措頽面內無敢不享者有德進則朝廷尊豈不信矣夫方時艱難覽其遺跡想見其風彩益令人追念不能忘也

跋司馬溫公帖

龜山先生

元豐末神考登遐文正溫公奔計至京師都人擁馬首環聚而觀者填溢備巷願公之留者方口一辭方朝廷承積弊之後正更化願治之時太母以公宿望擢貳左省慰安中外之心其奇委不輕矣公以身任其責一夫不獲時予之辜蓋公之素志也天下大器不可易為之故雖正位台鼎不以為榮而以為懼然卒能於其月之間政令不出房闥而海內不變雖懼於前而垂名于後其為榮也遠矣今觀其手澤猶想見風彩披玩之不

能釋手因附其說于後

跋溫公黼坐銘橐

南軒先生

壅蔽者天下之大患也古之明王所以致治者亦去此而已矣其道莫先於虛已莫要於任賢虛已則壅蔽消於內任賢則壅蔽撤於外內外無蔽而下情畢通泰治所繇興也先正溫國公友復開陳於治亂之際可謂深切讀其遺藁使人流涕嗟乎公愛君之心万世不可泯也

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

豫章先生

熙寧中金陵丹陽之間有盜發冢得隱起輒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常誦之因書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予常欲摹刻於棘道有李祥者聞之欣然龍石來請斯文既高妙而王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之所欲得也李君字聖祺棘道人喜炎黃岐雷之書嗜好酸鹹與世殊絕常從軍得守國子四門助教歸而杜門家有山水奇觀教諸子讀書而宴居自從其所好不喜俗人二拜見輒罵絕之此孟子所謂有所不為者也

文二日九十三

二

跋蘇黃眾賢帖

姑溪先生

東坡帖乃其子邁所作亦自可喜大抵蘇氏諸子源同派異種種皆有過人處魯直成就諸甥之意可謂盡矣故率自知類不相遠蓋一本於舅氏也少游自以書名行筆有秀氣無外駸駸欲度驕驍要亦不凡眷達特立不羣遂能名家雖未可入神蓋可入妙然未嘗以書經意者未易窺藩籬也

跋東坡帖

姑溪先生

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略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邪

跋山谷帖

姑溪先生

紹聖中詔元祐史官甚急皆拘之幾縣以報所問例悚息失據獨魯直隨問為報弗隱弗懼一時慄然知其非懦生文士而已

也既而得罪遷黔南徙戎州九五六年而後歸展轉嘉眉謁蘇明允墓上戟眉山禮普賢大士下巫峽訪神女祠寓荆渚久之召為吏部郎辭不拜就假太平守踰年方到官纔七日而罷所至避道迎觀如李泰和其去也見思如文翁自是屹屹宇宙間幾與三蘇分路揚鏹矣烏乎克之至此可無憾於踐形者然書法亦足聳動後世固以人為重要亦自能名家也草第一行次之正又次之篆又次之

跋山谷家書

斜川居士

山谷道人能枯槁乃緣壯糠富貴故遷謫窮荒至死而氣不屈齊死生而遺得喪余未見其亞也此一軸寄其家書無戚戚語父子之間不用其情而烏乎用其情古人觀之必在於此然余疑其磊落之人不應諄諄然及此蟲魚細故豈非一念未除者骨肉子孫之愛乎相濡以沫相埴以濕抑死生之相哀乎范侯信中是時以布衣徒步萬里謁公於宜州相與對榻于譙門上者

文二百九十三

三

半年襄其後事而歸信中初未為人知自是學日益今有聞於時蓋嘗親見寫此書後二十年信中得之異哉宣和辛丑閏五月二十三日眉山蘇過題

跋山谷帖

于湖先生

字聖奎唐取勝雖經生上可觀其傳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歐虞皆太宗之名臣魯公之忠義公權之筆諫雖不能書若人如何哉豫章先生孝友文章師表一世效唾之珠聞者興起其書又入神品宜其傳實百世恭惟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學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橫斜高下無不如意聖人六之經也晚學小子尚安所去乾道丙戌八月既望書于公之姪剡所藏卷後

跋君謨有美堂記後

龍溪先生

世之論法書古文者必曰王內史韓文公二子之學固美矣然必襲至此豈一人之力一日之積哉特法出乎二子尔本朝又

章字畫之美在祖宗時歐蔡擅其宗以淵源考之逸少遺之固可一日南面至於潤澤前人之法加以嫵媚則今二子為過之然逸少去退之數百年而二公並駕於嘉祐治平間辭翰兼美為一時太平之瑞以今驗古豈但不愧之而已哉此書及今尚為完好不日好事追求彷彿於刻缺之余然後知為可貴也

跋曾魯公帖後

蘭陵孫公

魯國宣靖曾公嘉祐治平中偕魏國忠獻韓公為左右丞相奉詔立皇子裨願命立英宗神宗為皇帝邕載三朝貴極公師功蓋天下與日月爭光矣其政和間始識公畫像於景靈東西兩宮又觀國史讀公傳今又獲觀公筆迹於簡牘中正衣拱主瞻望悉如詩書所載伊尹周公者韓文公有云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凡侯王將相蓋棺之後與草木俱腐者多矣惟宣靖公莫謝於今九十二年士大夫聞其名讀其書如大山喬嶽仰視竦然魯穆叔所謂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雖以不廢此

文一百九十三

四

謂不朽者也

跋天章待制劉公隨墓誌

事具 實錄

洪忠宣公

昔子產相鄭有君子之道四厥愛存於民仲尼曰古之遺愛叔向傳晉數叔魚之惡三其直聞於國仲尼曰古之遺直待制劉公其補外也興利除害養蠶若蠶夷猶知去思非愛而何其入朝也獻可去否尊如太后猶受謹言非直而何其直其愛有古人之遺風亦可謂難得矣其告終也實錄載之其喪事也誌銘寵之斯可謂不朽矣然歷年踰百遺風將泯喪亂未平後嗣不振非宇文公重為潤色何以取信於當今且將傳疑於厥後裔孫宣子迺能為大手不以顯揚其先祖是可喜也雖淪落遐方假折肱以鋤口摺紳見之當為改觀

跋通書後

南軒先生

濂溪周先生通書友人朱熹元晦以太極圖列子篇首而題之

曰大極通書某刻于嚴陵李宮以示及士嗟乎自聖李不明語道者不覩夫大全卑則割裂而死統高則汗漫而不精是以性命之說不參乎事物之際而經世之務僅出乎私意小智之爲豈不可歎哉惟先生生乎千有餘載之後超然獨得夫大易之傳所謂大極圖乃其綱領也推明動靜之一源以見生化之窮天命流行之躰无乎不在文理密察本末該貫非闡微極幽莫能識其指歸也然而李者若之何而可以進於是哉亦曰敬而已矣誠能起居食息主一而不舍則其德性之知必有卓然不可掩於躰察之際者而後先生之蘊可得而窮大極可得而識矣乾道庚寅閏月謹題

跋二程遺書

南軒先生

二先生遺書近歲旣刊于建寧又刊于曲江于嚴陵今又刊于長沙長沙最後刊故是正爲尤密始先生緒言傳于世者每恨不克賄其備私相傳寫人自爲本及是書之出泉輯之精亦

文二九十三

五

庶幾尽矣此誠李者之至幸然而傳之之廣得之之易則又懼夫有玩習之患或以備聞見或以資譚論或以助文辭或以立標榜則亦反趨於薄矣先生所以望於後人之意爲逾甚矣李者得是書要當以篤信爲本謂聖賢之道由是可以李而至味而求之存而躰之涇冰敦篤斯須勿舍以終其身而後已是則先生所望於後人之意也敢敬書之附于卷之末

跋劉巨濟十史事類

木鴈先生

博識洽聞李者之常而纂言記事必由捷徑况史籍浩瀚豈傳能幾一二讀之胥口腐語不勝其煩非所謂知卓約也劉巨濟先生臨官餘暇述十史事類不直編次標號而識論評訂有古良史風旨比方白氏六帖高氏小史則見其繁縟將破碎愈其李者盡聞見所守必斯文也將廣其傳必誅好古博雅人木鴈公鄭某跋

秦會之嘗跋後山居士集云曾南豐辟陳无已邢和叔為英宗
皇帝實錄檢討初呈稟无已便蒙許可至邢乃遭橫筆又微聲
稱乱道余按曾子開著亡兄行述而南豐嘗為英宗實錄檢討
官不踰月而罷通判越州今類彙中有鑑湖序則熙寧二年也
其後守齊襄洪福明毫六州九十二年還朝為中書舍人纔數
月丁母憂未除而卒是元豐四年也按謝克家叙後山居士
集元祐蘇東坡率諸侍從薦无已由布衣特起為徐州教授則
无已之仕在南豐之歿已七八年矣南豐為檢討官不踰月豈
能辟二公自熙寧至元祐二十餘年陳无已始入南豐墓木拱
矣會之之抵牾若此故事實錄有修撰檢討官國史有編脩官
以首相監摠一代大典冊朝廷除授極天下文章之選非辟闕
也試官考卷與鄉先生課試諸小生之文則有橫筆邢和叔造
宣仁太后之謗排王珪附蔡確至今人聞其名往往縮頸而南
豐雖作者敢加橫筆於邢和叔之文乎會之為宰相乃不知史
作微聲知公所云矣

文一百九十三

六

跋西銘

南軒先生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夫私
勝之流也故推明其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
可易惟識天理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
周流而无礙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頌也李者存此意逐涼
躄察求仁之要也辛卯孟秋寓姑蘇以寄李生潘友端

跋希顏錄

南軒先生

某己卯之歲嘗覽集顏子言行為希顏錄上下篇今十有四生
矣回視舊編去取倫次多所未善而往往為明友所傳寫於是
復加考究定為著卷又附錄一卷蓋顏子之事獨載於論語易
中庸孟子之書其間顏子之所自言與夫見於問答者抑鮮矣

持聖人之所稱及曾子孟子之所推述者其詳蓋可以究知也
自孟子之後儒者亦知所尊仰矣而識其然者則或寡焉逮夫
本朝濂溪周先生橫渠張先生出始能明其心而二程先生則
又盡發其大全於是孔子之所以授於顏子顏子之所以學乎
孔子與學者之所當從事乎顏子者深切著明而無隱乎未出
者矣故今所錄本諸論語易中庸孟子所載而參之以二程先
生之論以及於濂溪橫渠與夫二先生門人高弟之說列爲一
卷又采家語所載顏子之言有近是者與夫楊子雲法言之可
取者并史之所紀者存之於後蓋亦曰學者之所當知而已既
已繕寫則撫而歎曰嗟乎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
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
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
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
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惟實用其力而後知
其難知其難而後有可進之地也然則後之學者負高慕遠不
循其本者終何所得乎故子願與同志之士以顏子爲準的致
知力行趨實務本不忽於卑近不遺於細微持以積密而養以
悠久庶乎有以自進於聖人門墻是錄之所爲作也乾道九年
八月九日謹書

跋万竹亭唱和詩後

楊祐夫

郟城地宜竹而附城東北尤宜縣治直北故圃竹特美異於他
產骨節之大可容斗許老林所稱郟筒乃其自出縣故有万竹
亭踞竹領會父老有及見者云万盈數也命名者姑云尔其實
過之然世能爲此君地者少歲旣久頗衰耗亭亦荒陲不治大
觀戊子嘉陽陳侯逢原始事事獨伶之畫地除道與竹爲德標
竹所及禁無躡藉歲二月雷振蟄警厲益謹初以故番息凡再
上番所增倍稱故竹軒軒如更生新竹攬立各就次君乃中關
徑前設亭焉廣狹之制如舊則止即故名榜之舉酒酌曰君佳

植也一不為少万不為多昔人以万名遺後五敢亦其名且吾
愛若如愛暇目今幸壯長數垂蒲矣過是吾方私焉夫貧者
物固吾不為矯激近名又義不出也有如渝言與若共散遂援
筆賦二小詩白發其意屬工詩者廣之俾予伸言於後君豈弟
人也前作新堤有成績部刺史以狀上乞留方待報故君之詩
深以自勵重以勵人庶相與同踐斯盟無起孤竹之些言為此君
羞云

跋徽宗皇帝御書草聖詩

新安居士

紹興六年冬十有一月甲申左正議大夫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臣汪某謁右朝奉大夫前權發遣漳州軍州事臣宇
文師受有書一卷且曰得之於行朝嘗書者出以相示白
玉軸黃羅表焉飾以泥金游龍標題曰徽宗皇帝御書草
聖詩什且某視之太上道君皇帝之宸翰也鷲竦儻忽若

文二百九十三

八

無所見徐跡精神披卷恭覽熙陵親札古詩凡五十有二
章章或五言或七言幾千字乾文義畫卓然飛動若龍翔
鳳翥詩之大槩如曰似彼造化力由茲方寸中有以見其
以太宗師出而應帝王業也如曰巷有千家月人無万里
心有以見當時戢戈偃武之意也千變万態其指歸處如
風雅頌焉雖曰古什而其溫柔之教實出於當時文治天
下之心形之於畫而託之於古什也如此太宗以是傳惠
無疆 太上皇帝稽若緝熙如丹雘是塗以光昭前烈而
永保之嗟乎運遭陽九山河大地玉石俱焚皇居帝室之
書散逸人間或混瓦礫或汗腥羶 淵聖皇帝於是失其
傳而斯文不知其幾流散轉落於鬻書者之手天其意者
未喪斯文稍轉而歸諸公卿大夫之家師環遶近有之以
須搜訪嗚呼天道有常不能無消息盈虛之變雲漢之在
天也合散消息有不可測至其為章則從橫燦然在人耳

目者無得而收風雨昏晦終無得而掩焉上古帝王之書如堯舜之典臯陶大禹之謨夏商周之訓誥誓命雖經暴秦煨燼之餘而萬世之下昭昭若揭日月而行然則此書終何漫沒云共惟 今皇帝撥亂興衰雖治以馬上而文物聲明率時先祖以照臨百官繼猶判渙莫不收斂斯文也豈以於人間哉不然則太極高真騶騁睥睨勅六丁而下取之當與八龍雲篆光明之章三元八會羣方飛天之書策回鸞載雲旗而上超無為以登至清之庭與天地相為終始也師巧終恐不得而有巨某謹題

跋裴氏詩

淮海先生

裴本秦之別姓自漢以來世有顯者在唐尤為望族五房之裴為宰相者十有七人裴氏冠於斯為盛而東眷房晉公度實唐

文二百九十三

九

第一等人君晉公之裔孫也少篤學鋒氣銳甚頗有志於天下之事已而學進士屢不中乃歎曰人生如寄可耳焉用區區者為哉於是退居許之陽程昌中物黎杖日閱佛書惟以專精神養壽命為事元祐三年冬君之弟朝散君通判蔡州君自陽程監輿過之踰月而去將行謂朝散君曰絕意世間事久矣比聞篋中故人書札見麻温故郎中昔所贈詩撫然感心不能自克聞秦少游方為此郡學官願因弟一言庶幾異時有知我者余聞而歎之昔馬援南征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棟愷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卧余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朝散君起家四十為郎聲聞籍甚所謂功名富貴蓋未易量而君羸老疾病卧於衡茅之下氣息奄奄僅屬既不求人知人亦莫知君者兄弟出處

其矣然以馬援觀之二裴之事孰為得失哉麻君博雅其所以稱道君者宜不繆後之君子讀其詩者可以知君少時之志而讀余文者可以識君莫年之心大秦觀書

高無悔跋尾

同前

無悔將家子為人沉鷙有奇略習知邊事結髮與羌人戰大小數十遇未嘗敗北斬級捕虜獲牛馬橐駝動以萬計與兄館使皆為邊人所推號二高去元豐五年延帥與二詔使城永樂問於無悔對去永樂羌人必爭之地而無險阻無水泉一日寇至何以能守詔使大怒以為沮議遣歸延安既城永樂羌人數十萬奄至城中戍者纔三萬人館使謂詔使曰虜衆十倍于我若其盡至不可當也我嘗破其衆於無定河川今前隊置甚有懼我心及未定擊之雖衆可走詔使不許曰王者之師不鼓不成列館使以足頓地曰事已去矣已而城外圍數重諸將出戰無生還者俄奪我水寨城中穿井數十皆不獲泉士卒飢渴困甚

文一百九十三

十

不繼幸兵城遂陷二詔使及館使皆死之於是議者皆以二高料敵有古良將之風惜乎詔使之不能用也元祐二年余為洪南學官被召至京師以疾歸無悔亦以失邊帥意徙內地鈴轄此郡兵馬相從於城東古寺日飲無何絕口不挂時事余酒酣悲歌聲震林木無悔瞋目熟視疑上衝冠人多怪笑之余二人者自若也無悔一日出諸公所與尺牘自韓魏公以下百餘番請余跋尾余欣然涉筆因以永樂之事載之庶幾見諸公所以稱道無悔者非虛語也高郵秦觀少游書

跋丞相蘇公詩卷

定菴先生

近世士大夫氣節凋喪不能維持國家夷狄侵凌生民塗炭每每追想祖宗盛時名公巨卿所以脩身事親行己立朝之大節邈不可見良用悵然余謫官合陽被召趨行在過雍高邑宰蘇公以乃祖丞相公感事述懷詩示子披讀數四得其大略信無可媿尤使人欽嘆之不已烏乎昔東坡記溫公言吾無過人但

平生所爲未嘗有對人不可言者公自叙本末形于篇章詳悉如是俾後世子孫取以爲法尚有對人不可言者邪建炎二年六月十四日

跋汪相帖

灌園先生

讀其書知其醇厚悃悃此方古不磨之心當其遊學筮仕不獨信於朋友而推之家國必無負於君親必無愧於吾民此最易見而難逢宣和間襄中城固南山下民家得魯蕭簡公羊書讀之諄諄勤儉力學困曰今飲能幾有無數過某處問五六輩安否皆曰稱之曰某兒嘗富年邑中父老耳校其年月公正當軸時乃知宰相自有器度一言而盡之誠而已矣在師友則誠於師友在君親則誠於君親窮達富貴形骸外物直寄焉耳今讀中定丞相貽朱八羊帖字不踰五十而眷眷之情溢于言外若夫美遺味雋永無窮蓋發源於心者遠宜德音之世濟也李義山身爲令狐文公之客而不容於子今總領公不孤秘紹以出先公之好英

文二百九十三

十一

符美意前後輝映是知方寸相傳自然天合豈若出利之交可以久近間也某聞風而心悅目擊而道存故若親見古人不獨爲朱氏賀

跋唐恭愍遺帖

芸室先生

資政恭愍唐公宣和甲辰爲尚書郎某以鄉曲晚生初解褐數得請益嘗抵掌曰男兒事業入手即辦豈有嘗試而爲之者哉未嘗不欲佩斯言既而登詞掖列諫垣論事慷慨不避權豪正如請劍斬佞巨舉笏擊逆賊寒謬勁直之氣至今凜凜尚有生及帥長安虜至不去以死守職敵扞秦蜀忠憤之節沒而益彰豈初無措畫臨事周章嘗試爲之僥倖於万一者耶今觀遺書數帙伏而讀之乃知公之所言與其所行歷歷可攷殆不啻符節矣

跋金國文具錄劄子

洪忠宣公

臣所編金國行事以其竊中國之制雖有慕華變夷之心而不

能力行徒爲文具故号爲文具錄謹繕寫成二冊本欲今日朝
見進呈爲巨連日抱病不甞前期投下榜子不獲俯伏闕庭投
進干冒宸嚴巨無任戰慄俟命之至

跋孝感詩集

芸室先生

夫孝自風俗之好尚時君之褒異以至天地之感應極矣曾閔
同門也祥覽同氣也南陔白華之什尺布斗粟之誣班衣嬉戲
之歡及泉馳洩之樂簡冊所載者當日事是皆性理不殊習俗
相尚使國人稱頌然曰奉哉有子如此不若是則人道或幾乎
熄矣故曰風俗之好尚也古者忠臣出孝子之門孝弟矣子田
之科安車蒲輪之所徵聘高爵厚祿之所寵勸旌其閭名其鄉
表其墓未有不爲孝而作者故石奮父子以孝謹外而卜式以
友愛顯不若是則無以風厲天下以助明王之教治故曰時
君之褒異也一念所感上通于天時則有躍鯉生筭賜金出泉
茂三荆馴猛獸疾若呼吸易若反授天意若曰上下亂則忠義

墮矣家不和則孝茲缺矣因是人也而表出之以敬言勸於世蓋一
將以鍼砭愚民之輩警擗示未俗之休祥故曰天地之感應也
烈川陳君絃希聖母氏苦嗽法當餌葶藶久之未効無何後圃
聚生即採以進疾用脫然議者謂產非其地生非其時以爲陳
君純孝所感士大夫紀其實而侈其事者致盈編焉其子嘉謀
猷可錄示且請爲跋猷可同舍生也朋友之義故當樂爲道之
然嘗患世之言感應者多荒泚不經其流入於誕妄使人至於
不肯信是則秉筆者之過也孝豈有不可信者哉且大舜以孝
無列風雷雨之迷周公以孝有拔木偃禾之異孝弟之至通于
神明是皆非聖人之言歟神在固夫子之所不言而非聖無法
非孝無親亦夫子之所不取也或曰子之所言無乃非中道耶
曰以此致孝猶有塊屋漏而昧神理者善言吳者必有驗於人
斯言殆不廢也審矣事之始末已詳於序文公之序今但論孝
感之所以然以詔夫爲人子者使知陳氏之孝可信不誣且咳

史官之採擇云耳

跋儒效堂

灌園先生

其鄉於唐安一舍非歲猶及見一二耆舊論冠蓋文物風俗敦厚之淵源曰景德祥符間鮮于君遵禮張君漢卿之伯仲階郎中太古胡君俊巨周君坦然樊寺丞文中庸破荒第二天聖二年進士太古之子顯鮮于氏之子耳聯中八年乙科聲稱藉甚自是絃歌比屋官箴書府遂為傳家舊物白屋登宰輔弱冠魁上庠四邑千里殊利時才臺端使華名德相望願惟累聖陶成樂育之美化至若培根灌流振發山川氣象以陶冶英靈於雍容不言之間則前修盛德之助余聞其語殆四十年矣今日登賢論秀不知凡幾倍於前時其盛可知也投間潦到伏蒙天恩分畀守符聞報感抃曰冠蓋文物之會平生所景慕也必有揮塵論文探竒覩奧之樂吾將服膺親炙所未至以老焉已而薄書期會塵埃眯目寒暑一周矣而先頃許休暇乃將刻石

文一百九十三

十一

以紀桂香仙藉之盛事而附一名於其間以伸景慕之拳二焉吾周先生命其堂曰儒效且曰聖賢之學皆自掃洒應對之末節上所以養而用之時譬諸望我棧樸初若甚微而其效可以為三代之盛大抵古人學其所行而行其所得故曰君子之道焉可誣也使之仕或曰吾斯之未能信惟其有得於胸中而假一飛之便以隨所寓而行之則科目經濟之濫觴也命名之意不但青雲公道拾芥取青紫而已所期益遠矣諸君其勉之

代剡都統跋詔書後

蘭陵先生

建炎三年春臨安叛臣苗傅剡正彥伏闕稱亂懼罪而逃臣從韓出忠奉詔捕至建安手擒二叛檻而肆諸朝家息兵擢超進位等出分帥閣入扈殿品歲月推遷遂秉旌鉞而巨德轉才下剛褊自信恩施有丘山之重補報无塵靈秀之微咎深責滿存致人言聖度矜容貸而勿誅止投閑散于時并居念各飯蔬飲水以畢此生豈敢更有榮望伏遇陛下膺受大寶恩加區內追錄

故臣於罪籍中投拭汚累遠昇官負復獲兵柄責以來効親御
翰墨諭之德意至于再至于三臣捧誦感悽繼之以泣訓戒數
首嚴如父帥聖語褒揚亭毒如天地雷雨之施嗟枯吹生雲漢
之章起幽作隱碩巨跋然何以得此伏念臣世緒卑貧出自行
伍在朝廷無蚍蜉蟻子之援无親族姻婭之勢無左右游談之
助而聖主特達之息實乃世旦暮之遇詔音初下臣跪讀於軍
門稠人廣衆之間有榮耀焉一時戎臣武士俯首傾聽慨然激
昂踴躍增氣皆欲効一死於戰陣之下况臣么麼被此大覲若
為稱塞生當捐軀戰場馬革裹屍以歸没而有知餘忠未泯又
當結草以報於是尊奉三詔刻之金石垂示萬代俾世世著忠
孝節與宋無極

跋楊氏 御書卷尾

芸室先生

一進一退非所以論士也尚矣進者人所榮也進而不已顛沛
隨之祗所以為辱退者人所卑也退而自全節義凜然乃所以

文百九十三

十四

為高伯夷采薇深山求仁孔子賢之孟子曰聖之清也商
周而來獨立乎千載之上其高不可尚已至聞其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願有補于世教豈淺淺者哉楊公家居群從以
儒學取科第歷典數郡所至有惠愛最後用執政薦召對稱旨
哲宗欲用之辭去甚力上書清節二字以賜之遂致其仕而滯
嗚呼此可以追首陽之風矣天語褒許夫豈徒然時二蘇韓夔
范祖禹一時聞人前後贈送盈編而東坡詩語妙天下可傳後
世是則公之道行矣遇哲宗而節益彰公之節高矣得坡公而
名益顯茲可以藉手表見於千萬代之後無疑又何取於區區
之贅乎族子直心再二有請勉為書之

跋 御筆藉田子詔後

曲肱先生

制詔郡邑以來歲之春祗被青壇親載黛躬躬三推之禮以風
示子四方繼而勅勸農史舉厥職明年春正月壬辰皇帝率公
卿親耕田禮成灑宸翰以詔天下凡百有一言聖意惻怛訓辭

溫厚措紳在列拜起受詔田野老人扶杖來聽稱頌道說相諭
勸會臣僚請以親筆刊石垂示永久得旨如奏於是永州以前
日所賜詔命工勒諸碑而其守日能其謹頓首昧死言曰稼穡
之事生人之命衣食之原有國之本務也三代以來國祚長遠
人民安樂教化興行風俗渾厚皆莫如周蓋周家迺自右稷教
民稼穡功在天下至公劉又務耕種居者有積行者有資周道
復盛古公避重粥之侵不以戰伐之故殺人父子獨修后稷公
劉之業於岐山之下人盡歸之周以益大成王得周公旦作輔
相作無逸警戒明白始終皆以稼穡艱難為言謂商之高宗中宗
祖甲及周文王皆能知此所以享國多歷年所恭惟皇帝陛下
天性至孝躬嘗艱難誠心行仁子視黎庶君日一德感動天地
警戒之意深明本務比年以來疆場休兵里閭復業陰陽平和
年穀屢豐仰父俯子左食右粥歌謳笑嬉無所疾痛尚欲與出
躋於富厚則取古耕籍之制考雍熙明道故事而力行之臣稟

文百九十三

二十

障在外不得與庶人終取竊聞盛禮告成東米復進老農夫
咨嗟林舞堵墻以前願望見天日之光詔陞府郎母得誰何勞
問高年皆有旌賜惟其盛德豈直為農事之勸有以知陛下之
誠心而卜歷年之無疆矣昔孫樵在大中得開元間繫白條事
而書曰某日皇帝親耕籍田行九推之禮以為九推之禮異矣
且自恨不得為太平男子覩開元中事日今乃幸得為陛下守
郡吏以勸相農事為職又與承人躬受詔書雲漢之光下飾遐
陋風雷之令鼓舞幽仄則周家忠厚之俗祖宗垂裕之訓成王
周公相與警戒之義事效見前貞游泰和自此昔人豈不甚幸
夙夜惟念思所以報答明王戒救之意敢不出入阡陌告諭上
指布宣恩德使實重及人區區之愚不無萬一異謹拜手稽首
書于下方用告于後之守若令俾承聖詔無怠紹興十六年歲
丙寅六月朔守日能其謹書

政戊午謹議

南軒先生

自古為國必有大綱復讎之義今日之大綱也要不當論其利害之所存獨念夫君臣父子之義不明則哉天覆地不能一朝覩也則知性與之俱立若飢之必食渴之必飲弗可改也已雖然復讎之義固其大綱而施為注措之間貴乎曲盡修德任賢立政又復讎之大綱也不此之為而徒曰吾讎之復有是理哉故某嘗論今日之事正名為先而務實為本蓋名實一事也若夫為人臣而不思大義之所存甘心於事讎而不以為耻其為罪固不可勝言而或借復讎之說名不正而實不務欺當時而貽後患者亦正論之根莠也可不登哉乾道庚寅歲始得吾友魏元履所編謹議三歎之餘附書于末

宋書卷一百九十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三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四

雜文

題跋四

書春秋繁露後

六一居士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百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定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摠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互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或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說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日書

書墨子後

廣陵先生

文

一

班固言墨書七十一篇而今之傳墨者財十三篇耳又其書多非墨所素心予嘗按書傳之雜出者合質之多无得也然論其大概亦時時取吾儒褐襲以自出故同是堯舜而非桀紂無足疑也自司馬遷之博聞而猶不知生于何時故云或先後孔子而未可知也予嘗計之而謂使翟而先孔子以生則翟之荒愚當得先矜哀而後誅使翟而生後孔子則元惡何待教耶予讀其書至其所謂絜染篇則益憐翟之昏不明而妄傷人之失習而不知已將習人以失也然後亦疑翟寔生孔子前也然翟學之興雖翟固有罪而所由亦時然方周之衰先王之法禁盡廢天下之士爭出而名家者甚眾然翟亦其一爾方此之時先王之道息天下之士皆不知自為學雖仲尼之先之後而道未盡信天下故翟於此時出與聞會故從翟者多也然翟之能偷天下以自名豈不為幸耶而予獨傷翟之不得後孔子故不能自有知又其書傳之不幸而會人信以遲永翟罪以予觀之翟乃不



幸也然予獨愛孟子之能第次人曰逃墨必歸於揚今而視之雖
害人者有殊差而豈能一逃孟子之言予嘗病世之釋老者則思
得揚墨之書以校此其淺深故嘗兼求之而楊氏之言絕矣豈害
輕者去之易耶而墨之書雖不完在然要之世傳不盡廢也其書
雖缺而其道則大概具有爾夫楊氏為我技一毛利天下不為豈
老之謂耶墨氏明鬼尚同磨頂放踵而為之則佛矣然老佛之害
當世雖同然當世之受害則老輕於佛一本作老以是許之又豈
逃揚歸墨一本作逃之効耶至於二夷之荒妄雄猾所以資禍當
世者計揚墨則其倍又百矣然世之學者多謂孟子之後揚墨者
空矣而不知老楊佛墨佛一本作老之關合如此也嗚呼道之不行
自文武一本作而來其已遠矣然仲尼之後數十年而墨墨數年
而秦秦數十年而老老數百年而佛佛今千有餘年矣而其間特
力獨抗撥邪說而自正者財孟與韓二人爾然又身立無由道不
及天下財空言以待後世則今其道得不遂絕泯者抑亦二賢之

言耶而予嘗觀當世佛老者徒張誕以射愚而人不知其為害者
信亦幸矣亦不幸吾儒之道不被不為却掃遠矣爾而亦幸而釋老
之元人不然則孔子不復容乎今而秦不獨暴於古也然世之學者獨奮
攘兩手直進不旁顧以銳于入夷非唯終自愚更左右出以牽獵當世合
群庸而助之攻噫亦甚哉予嘗視世之陷老佛者有道唯貪與
懦愚不忠耳貪故樂其所誘懦故易為之懼愚不忠則自擇不
明合三者于一心則何適而不入耶今予之區區惜程之不後
孔子以生而惡前孔子者非徒愛程也欲學者之知今而學程
者罪之過程也言學程之罪過程者又欲其知釋老之又甚
之也作讀墨

書刺客傳後

臨川先生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
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祿讓豈願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
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

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汗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書王蠋事後

濟北先生

古之世有不去商紂之虐君以從周武之聖君而守死西山者其人曰伯夷伯夷者孔子言爲仁孟子言爲聖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刳身戮尸之患以求盡忠極節於其君者其人曰比干比干者孔子言爲仁孟子言爲賢不在乎學者能道之也古之人有不愛將軍之印不顧万家之封引身即死以明君臣之大義而求自附於伯夷比干之事者其人曰王蠋無孔子孟子之言而其名亦不獲自附於伯夷比干焉學者不可不道也當燕之破齊齊王走莒也臨淄之地汶皇之強爲齊者無幾也齊之臣平居腰黃金結紫綬論議人主之前者一日狼顧鳥視分散四出不逃而去則屈而降無一人爲其君出身

抗賊以全齊者方是時王蠋齊之布衣也積仁潔行退耕於野口未嘗食君之粟身未嘗衣君之帛獨以謂生於齊國世爲齊民則當死於齊君乃奮身守大義以區區之畫邑以待燕人燕人亦爲之却三千里不敢近其後燕將軍畏蠋之賢念蠋之在而齊之不滅也常以甘言啗之曰我將以子爲將封子以万家不若屠書邑蠋曰忠臣不仕二君正女不更二夫國亡矣蠋尚何存今劫之以兵誘之以將是助桀爲虐也與其無義而生故不若烹乃經其頭於木枝自奮絕脰而死士大夫聞之皆太息流涕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於是乃相與迎襄王於莒而齊之殘民始感義奮發閉城守人人莫肯下燕者故莒即墨得數戰不亡而田單卒能因其民奮其智謀却數萬之衆復七十餘城王蠋激之也自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爲蠋廢書而泣以謂推蠋之志足以無憾於天無怙於人無歉於伯夷比干之事太史公當特書之屢書之以破万世亂

曰賊子之心奈何反不爲蠲立傳其當持事迹乃微見於四庫之傳尾使蠲之名僅足以不失傳而不足以暴天下甚可恨也且夫聶政荆卿之匹徒能嗔目攘臂奮然不顧以報一言一飯之德非有君臣之讎而懷亡首袖鐵椎日日殺人以喪七尺之軀者太史公猶以其有義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取容非有死國而服之曰壯士蘇秦張儀陳軫犀首左右賣國取容非有死國死君之行朝爲楚卿夕爲秦相不以慊於心太史公猶以其辯智也而爲之立傳以見後世後世亦從而服之曰奇才以至韓非申不害之徒刑名之李也由以原道附之老聃淳于髡鄒衍田駢慎到接子環鄒奭之徒迂闊之士也由以爲多李而附之孟子然世有殺身成仁如玉蠲之事者獨不當傳之以附於伯夷之後乎噫昔者夫子作春秋其大意在於正君臣嚴父子使當時君臣正父子嚴則春秋不作矣後世愚夫庸婦一言一行近似者皆當筆之春秋况夫卓然有補世教者得無特書之屢

文二百九十四

四

書之乎此予所以爲太史公惜也

書毋丘震御印曆紙後

同前

巨補之嘗論古者人主之職在論一相相得其人矣至百工有司之廢置皆相之任也舜選於衆舉皋陶湯選於衆舉伊尹傳以謂不仁者遠矣夫舜與湯人主之師皆論一相以遠不仁其道曠千百世所當循而不改者然自古盛世君子多小人少好惡明於上是非公於下故未嘗求賢而賢至疾不肖不爲已甚而不肖者不待黜而革後世道德不同而俗墮賢不肖陵雜而人才益微至五代分裂大壞極亂四民皆喪其業而武夫鬪士充朝廷而布州郡當是時聖人出將何如以拯其弊哉恭惟太祖皇帝以神武不殺之資應千載特起之運以宋繼周由舜受堯之天下乾德三年俘孟昶開寶四年俘劉鋹八年俘李煜而錢俶恐懼請命自負其版至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又虜劉繼元而滅之於是區宇混一四方泰寧父老見白袍舉子皆喜

相賀曰此輩出天下太平矣而太宗皇帝以上聖繼統丁投戈
講藝之時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缺嘗以淳化五年十二月二
日躬臨便殿自閱群士蓋京官而上預選者凡若干人略去銓
衡常格而書其蒞官之日與其功過於所謂曆者詔曰使御印
給付本官而又皆以宸翰冠其首有惠愛臨民奉法除姦之訓
被其選者咸自榮耀以爲不世之遭然則太宗皇帝所以初平
禍亂不遑暇其它而獨以選士爲急務至不以付宰相而親閱
在廷之庶士如恐不及如恐遺之豈特患人才之微悼列位之
缺而已哉而聖意若曰因以道宰相於黜陟之公訓有司以銓
衡之審亘若是故大臣戒小臣勸當時得人稱盛而後世皆榮
於爲士以迄于今其選有司者至數千人若万人其盛無以復
加豈不以此哉嗚呼太宗皇帝之用意深矣夫不以其時而考
之徒曰上必死爲而用天下至選人才當責宰相而上不知太
宗皇帝所以用意之深下不究孝宣帝之綜核名實所以爲漢

中興之道是之謂不知務而祕書省著佐郎譙人母立震在
選中自筦庫擢通判晉州而震竟以清白有治績終亦盛矣乎
其後治平之歲久學校亦興天下之爲士者日以多以巨補之
爲郎時計之選於吏部者自京官而上蓋數千人而官州縣者
不預雖朝廷內外不患於乏才而士之爲士者益多而益賤豈
其行已任事皆愧於昔人而然蓋必有知之者矣此巨補之謹
拜手稽首序其事以歸震之裔孫云云

書白起傳後

惲藤先生

太史公曰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採患於彼刑曰起料敵
應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能採患於應侯予謂司馬遷上
書理隆虜李陵幽於縲紲身毀不用則遷之救患之智果安在
哉即史遷班固之論觀之則二子之言皆劫於勢者也故其議
論皆劫於利害死生得喪之間初不知君子之臨大事也索之
於已者苟無嫌於天下之議則在彼者皆吾所不恤也雖被刑

其何悔焉是道也遷固有不能知而况於孫瓚白起之徒乎

書李斯傳後

直講孫公

李斯學荀卿及得志於秦則焚滅詩書坑殺學士專任刑名督責以繩黔首且曰使天下無是古非今者後世有以是咎荀必解之曰亦猶吳起事曾參母死不歸不可以不孝之名歸參也洎堪讀荀卿書於是又知荀之道有以啓斯之所爲焉荀以人之性皆若築趾其爲善者僞也故其言曰陶人埴埴而生器然則器生於陶人之僞也工之斲木而生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僞也聖人積思慮以生禮儀然則禮儀生於聖人之僞也又曰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也又曰聖人所以同而不異衆者性也所以異而過衆者僞也李斯得是說故其視天下之人皆若豺豹狼虎然其御之也惟有陷戾戕刺之心而無教道惻坦之意既務行僞道以束天下又思起僞理以繼聖人故其爲也盱眙然不循古不酌今惟我所適而已則焚詩書起督責不亦

文二百九十四

六

宜乎孔子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則荀之言得不謂之誨暴也哉詩云哆兮侈兮成是南箕荀卿之謂乎因書斯之傳後且爲學荀者戒

書明皇紀後

廣陵先生

唐續大亂之後天下困苦人人思休息逮諸盜殲盡無四方事挑弃弓斧歸復耒耜民始有生心時亦小康至正觀中君臣胥熙上招下來朝無遺謀民無遺殃而天下治平矣然當世之臣猶失淺近故唐雖暫平而無長久光大之策卒使於古有愧繼之高宗循而不修終無事於天下而武氏女子排房闈出自稱制而天下亦安之豈非武德已來積治承平民方德唐而未思亂也及明皇帝平韋氏戡內難出承眷宗攬有天下然能多自勤明又天資神度超拔上世而亦銳意有天下心又開元已來諸巨忠公宣力悉心加之天時連仍告而不凶故能斗米五錢民行千里不裹粮糒天下既富矣人人自愛護不肯歛觸刑辟

故連歲決獄纒數十計自周漢而下千百歲已來語為治平无
出正觀開元也太平既久上志日益銷墮當時窮苦弱力之臣
半已老死後來者幸以佞媚進亦以佞媚終不然雄悍校復陰
為中賊故真者伐拔忠者一本作忠流逐天下之事靡靡寔敗
壞而不之悟方且伐鼓虜歌日形詠太平更清弱請辭作幸愛
雄權要官隨意授之不問其賢能何如故內包國忠之奸而外
稔祿山之禍又天下久平人不識兵革令守皆常俗吏唯知承
奉條章文飾奸隙以窺伺富貴而已故潼關一陷而京師旋溺
天下守土之臣如墮土爾誰知赴君死國之為宜然哉及其西
遷之初樓樓如旅人以天下之尊數世之德而不能活一妃妾
宗族播弃或且誅死而方技浚戩吁以謂无甚負天下不亦謬
哉迨肅宗即位計較戶籍而祿山一亂所失五百餘万存者半
之吁人死又勝數哉百姓何罪也唐室之衰自是始矣烏乎明
皇帝以積德之後又承豐饒富庶之時如此豈可不免一旦之

文二百九十四

七

乱又况其不及明皇者可不思哉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
土綢繆靡戶今此下民孰敢侮予信夫作此詩者知道也非周
公吾其謂何

書李斯篆後

直講梅公

天下之事固有出於不幸者矣苟有可以用於世者不必皆聖
賢之作也蚩尤作五兵紂作漆器不以二人之惡而廢万世之
利也篆字之法出秦李斯斯之相秦焚典籍欲遂滅先王之
法而獨以已之所作刻石而示万世何哉按史記秦始皇帝行
幸天下凡六刻石及二世立又刻詔書於其旁今皆亡矣獨秦
山頂上二刻僅在所存數十字耳今俗嶧山碑者史記不載又
其字跡差大不類太山存者又有別本云出於夏竦家者以今
市人所鬻較之无異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謂棗
木刻篆亦皆不足貴况予友江鄰歲謫官於秦符常自至太山
頂上視秦所刻石處云頑石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也然

而四面豈石無草木而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才此而已本鄰幾遺子也此今俗傳嶧山碑本特為真者尔

書篆隸後

東坡先生

蔡陽鄭博方字希道作篆隸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人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温補寫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向義異皆欲一之雕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无聲則聞為君子周而不比則此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以建万國親諸侯

文一百九十四

則此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况欲以一字一之邪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樂毅論後

東坡先生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无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相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自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曰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賈誼傳後

曾文昭公

賈誼自疎遠之中遭遇世主數言天下事不忌權倖至於廢斥而不變予讀其書固已偉其材而哀其志與夫世俗偷合苟得

以亟亡也釋之不知慮此反開人主好殺之端幸文帝仁厚不
感其言使遇時君信而用之其爲世禍可勝道哉故王肅以謂
重於爲已而輕於愛君非忠臣所宜陳也雖其失如此至於沮
嗇夫之辯則其論不爲無得也又引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無惻隱之實可謂切於一時之患矣蓋
深辯之俗勝則宜弟之風熄督察之術用則姦僞起而獄訟繁
秦漢之敝如此先王之所大禁也釋之之言雖失於彼而得之
於此豈非其學固有所不足故不能無失得哉前史善其害法
而不明其得失故子并著之使覽者擇焉不獨爲空言而已矣

書張騫傳後

斜川居士

酒色之害已甚於毒藥博奕之害財甚於盜賊然人之畏毒藥
而甘心於酒色知盜賊而不厭博奕者何哉適於已而忘於害
耳千金之子破家於聲色徇馬万乘之主失德於玩好嗜欲者
多矣豈不信哉昔明皇引鏡不樂左右曰自韓休相陛下無一

文一百九十四

水

人者異矣非德性之厚而篤於好善安能及此乎孔子曰未見
蹈仁而死者若誼可謂蹈仁而死矣蓋孔子之所思見而不得
是豈可輕也哉惜其不幸不得充其志悲夫

書張釋之傳後

曾文昭公

張釋之逢世主所好論秦漢之事可謂信道不篤而趨於苟合
者也昔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良辭不可蓋舍已之範而爲
彼之詭雖御者不爲也况於行先王之道其肯紕其所學以偷
合於世哉釋之不能自信於此亦其所學者有所不足爾不然何
爲以此而易彼欤及爲廷尉爲天子守法則固善矣語文帝
曰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以此迪上則未忠也何哉先王之
於刑未嘗敢以私於已故曰天討有罪其有犯法者自五聽至
於三宥自獄吏至於三公然後以告於王而其罪果衆之所棄
也於是殺之故曰衆人殺之也慮之之詳如此安有肆一朝之
忿專意要殺不以付有司者乎推其滅先王戒慎之意此秦所

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好財故裴延齡以良刻進憲宗既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鏘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間寧復有意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為富見其所未見者為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蒯瞶亦死於呂姜之馳夫有國者豈少此糞土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糞土乎

書李廣傳後

編脩劉公貢父

李將軍英勇毅果鷙鷙謙讓下人可謂名將矣然而功不至封侯者非其人之智失也又非時人之勝已也幸不幸有命也已矣古之君子全道極美而功名不顯者亦何可勝紀哉然君子之道

文二日九一四

一

日權何不逐去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而秦二世曰賢人之有天下適已而已故不及三年而有望夷之禍楚靈王吳夫差皆如是敗此適已之効也漢武帝龍文景之業內外晏然家給人足可謂盛矣然以一馬之故窮師万里天下騷動幾及勝廣之亂此誰發其端欤蓋自張騫一使覩節竹蜀布大宛身毒之饒遂唱通西南夷之說又語以蠻夷貪漢帝而多奇物天子由是欣然發使治兵必得所欲騫既封侯賜金貪人自是爭言外國利害以嘗天子之意邀取富貴矣其後得烏孫宛馬天子益甘心焉此貳師之役所以作也是時李廣利喪師都城欲歸天子大怒使之遮玉門閔曰軍有敢入者斬益發甲卒十八万僅能克死取貳師善馬而歸嗚呼徇一夫之私欲竭生民之膏髓雖係虜其人而郡縣其地何補瘡痍之万一哉昔隋之亡也盜起征遼而征遼之師實倡於裴矩裴矩之在張掖得西域諸胡山川國俗之詳還為煬帝言之曰胡多環怪名寶帝由是甘心於我

夷高麗不來故征遼自此始矣嗟乎小人之得君也必因其所嗜而獻其說非獨用兵也德宗好財故裴延齡以良刻進憲宗既平淮西稍欲縱意宮室游幸之樂則皇甫鏘以貢羨餘取卿相君臣之間寧復有意於民也哉且夫土地非不廣也府庫非不實也宮室臺榭非不美也子女玉帛羽毛齒革非不備也食租衣稅非不厚也而皇皇焉外求之不已何哉貪人之心如飢渴然必欲有其所未有者為富見其所未見者為寶耳夫豈有窮哉昔虞公以寶劍而亡蒯瞶亦死於呂姜之馳夫有國者豈少此羨土耶然二君以此亡國殞身世皆知非笑之矣而不知彼數君之所甘心者獨羨土乎

書李廣傳後

編脩劉公貢父

李將軍英勇毅果鷙為謙讓下人可謂名將矣然而功不至封侯者非其人之智失也又非時人之勝已也幸不幸有命也已矣古之君子全道極美而功名不顯者亦何可勝紀哉然君子之道得於人必反諸其身違於天必復諸其心故禍福之至曰已有以致之是以上不怨而下無尤也李將軍追各殺降者以使已不封能自訟矣嗚呼可謂非篤厚君子哉

書鄒陽傳後

宛丘先生

鄒陽傳稱梁孝王用公孫詭之說殺素益事覺孝王懼誅使陽入關內求解陽見齊人王光用計說實長君長君入言之及韓安國亦見長公王事果得不治此則陽與安國同救孝王殺益事也及韓安國傳所稱見長公主事自以孝王潛天子游戲天子聞之心不喜太后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梁王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面泣長公主具以語太后事乃解其後安國坐法久之復用為梁內史乃有勝詭說王殺素益等事安國諫王王乃殺勝詭漢使還報梁事解無安國見長公主事此則安國見長公主自以游戲事在前非勝詭事也明鄒陽傳中所載誤記安國所解前事為今事耳

世皆稱揚子雲作劇秦美新以取媚乎妖莽而法言亦曰自周
公已來未有如漢公之懿也勲勞則過阿衡噫誠如何以爲
子雲哉始讀其書則固疑其爲人及讀班史列傳則曰哀子之
世莽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二世不徙官及莽
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矣必者
老父文轉爲大夫其恬於勢利如是而卒無一語稱雄有劇秦
美新之作其後時人譏之曰爰清淨作符命者蓋是時劉棻以
符命被戮棻嘗學奇字於雄及索其黨雄恐禍及遂有投閣之
事非謂其身作符命也以余思若美新之文乃當時諸儒妖雄
者所欲以熹其名於後世非雄本作也旣以是文熹雄之名又
懼後世以雄苟避一時之禍非本意媚莽則其名未甚隳矣於
是又即其所著法言加之以漢公之懿以表裏其說欲使後知
雄真屈道媚莽者夫妖雄之深莫如班史四堅其傳未稱其非聖

人而作經故卒有滅絕之禍苟有媚新直而書之足以累雄於
千万世間何反默而不傳也又稱其恬勢利如前之所云哉固
之典引曰揚雄美新典而無實余亦謂當時妖雄者造作美新
又恐不得傳於後故增是辭於典引之中以信其傳不然固何
弗稱於本傳而反稱於典引也且雄果有媚莽之文豈不能取
封爵獲富貴於莽朝哉終莽之朝位才一大夫蓋其守正自若
不撓不屈而至於此也夫所謂法言者言而爲後世法也苟稱
妖莽之勤也過於阿衡而繼於周公則一苟媚之書何以爲法
於後世哉雄果以是言媚于莽則其後敢曰漢興二百一十載
而中天乎雄知莽之必滅漢之必興潛著是言於言之未欲以
劉氏之復立者是其懷忠履潔若是之炳炳也又何以致疑於
雄哉噫抑宗元柳仲塗大儒也皆惑於是言而曲爲之說雖欲
釋雄之過而不知非雄所爲也又况於不及二柳者則其致疑
之因果可以釋乎余是以書之傳未以告來者

陳壽稱諸葛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此殆未足以知亮也夫當漢末擾攘豪傑並起劉備雖有興復之志未知所出得亮乃能平荆楚取西蜀遂據有一方以折中國此其於謀不可謂不奇也在蜀之日內則立法施度愛養百姓技巧器械皆得其利外則長驅深入響震開輔斜谷之舉遠薄渭南魏之名將多見殺獲至議東徙以避其鋒此其於用兵行師之際不可謂先略也然而連年動衆卒光成功者豈其智有所不足哉蓋慮社稷者不貪土地懷遠謀者不要近功彼方欲跨涉中原吞滅吳魏復劉氏已喪之業故其語蜀人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一夫不獲皆亮之罪其自任之重如此豈肯規尋常之計爭尺寸之地以自爲功乎而天命所去中道而死此其功業所以不暴於天下也陳壽執此以議其才可謂蔽矣夫治民與治兵事雖不同其道則一而已豈有憂於此而不優於彼者哉壽又評亮管肅之亞匹此尤不思之甚也夫管仲之於桓公蓋不可召而亮亦待劉備三顧而後起此其出處之詎固相若也然管仲之政垂有媿於先王而其才所施設後世有不能及者見故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而亮歲歲出征豈不能克此其爲功固有間矣至於罰二十以上亮皆親覽亦恐非仲之所肯爲也若肅何則安足以尚此哉何之材尤大過人特依附高祖謹守管鑰以見親重其功業固不足道也而壽猥舉以方亮又與管仲同稱豈非不思之甚哉壽之品藻如此非所謂良史之材也故辯其失云

書東臯子傳後

東坡先生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先在下者然喜之飲酒見客舉杯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焉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无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无在子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无病而心无憂我則无

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
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无病
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爲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
吾爲之舛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臯子
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謐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
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子既得自釀月用
米一斛得酒六升而南雄軍惠循梅五大守間復以酒遺子略
計其所獲殆過於東臯子矣然東臯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
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
道士腹中矣東臯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
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唐凌煙閣功臣畫像後

黃致一

元符改元之初予以事至京師道出興元渴於富人之家入其
門外其堂見其壁之四隅瑞氣蟠空祥煙滿室有如喬松老檜

文百九十四

古

技斡盤錯倚乎重崑繡嶺之中古惟方狀蒼然霜姿雪操之
不改也迫而視之乃正觀間凌煙所畫功臣之像焉自王珪而
下凡十八人墨跡淋漓筆勢隱見觀太宗初業之始間闕草昧
躬服汗馬之勞而數公者推心協謀智勇俱奮若攘袂探柱之
成大廈故能造玉葉於笑談指顧之間也其爲英風茂烈卓然
著見於後世者可考而知此所以使人想慕之不暇今雖去唐
爲遠矣而貌像猶在覩其衣冠容止而知太宗君臣之相遇不
亦偉哉從而求其本以歸是亦像者之足榮也藏諸篋笥以爲
珍奇美麗之觀嗚呼安得好事者而與共焉

書李勣傳後

廣陵先生

論曰隋唐之交天下大潰而所在虎鬪以爭而勣於此年能牙
爪出以自用天下已平矣文皇猶多事四夷而嘗得勣以甘心
故突厥延陁之平勣九月自倖而出主亦多尚之獨君子者有
以罪勣也而文皇尤傾心以注勣雖形鬚有以爲勣用者猶不

嫌有損以賜之而况其外者耶殆其終盡之言則甚矣太宗哀疾謂高

宗曰汝於李勣无思我將責出之我死後汝當授以僕射則必致其死力豈於勣猶有遺憂而平時

亦以竒御勣耶及高宗廢后之議竟亦得勣力以致武氏移天

下然余嘗病文皇之不果於明如使勣尚為用固已嘗用之如

猶有一日之憂尚多其前功則自可休豢之且俾來者無授以

柄則已矣如天下方有事顧勣獨有能不若亦以忠死之一作本

若以赤心死之又惡在賣之以收其力哉然如勣雖有用於一切而常

不可為大臣謂其未知其所以愛君也方武氏之議如遂良無

忌輩更探沸一作沸以患熱而勣獨忍不顧雖其心固自有存

然亦有所從來也然勣曹終無用假之得其力而極厥愛則

勣前之所為盡矣使其不得其愛且力尚何用之適宜為憂

矣余讀之至此惜其知人常無難而人常難於知人又病其

使人者多不以道也故重言之然至勣之孫敬業竟以兵動

武后時而謂為復唐以誅豈非天耶然為人臣者亦不可不

知其愛君也

文二百九十四

十五

書擊泚圖後

前溪先生

吾嘗聞野錄載源休笏即魏徵故物也徵諫太宗批惡鱗疑疑

不回笏之助也昔褚遂良方武氏欲后遂良言不可額叩地曰

請還陛下笏傳張九齡辨祿山必反罷張守珪相用以指畫無

事輒囊以隨九齡死休以萬錢買之其家休特知此為魏徵故

事爾笏屢入正人掌握不幸為休得抱齎拂思有以快之矣逆

泚侮天艷日熾休奴事泚噓之使燃又逼致段司農與唱不軌

司農以貊來中有謀未得穩發休冠紳泚旁阿匱迎隨而不知

笏之氣與司農心已相扶持矣泚僭語落坐司農怒奪休笏前

擊泚垂死休摩汗失聲伏視司農不敢進如木偶當階甲天持

一文戟不敢動如芻狗笏無羽翼飛出如神雖不血泚亦可謂

無負骨鯁矣嗟乎笏蒙耻待司農以伸其用要不為正人故物

羞也休庸庸且不耻笏尚耻人哉與休糞土致司農馨香皆笏

之由

書公孫述傳後

同前

成湯之興以七十里文王之興以百里地非廣也而卒能奄天下而有之是無他以能招賢而用之尔公孫述乘世多變雄視一方其勢亦足以霸然不旋踵而亡蓋古之興王汲汲然求賢唯恐其不及而述則非不能求賢而已又從而殺之如譙玄學業王皓王嘉皆守節不變之士也罪其不至皆飲藥伏劍而死致使見幾之士託青盲以避禍嗚呼述之士猶晚也夫謹守吾道而不貳者士之常心也何遽至於逼而自之然後為快哉武王不日夷齊而不害其聖者蓋士不可威脅而勢伏也久矣尚使述發政施仁弔死問孤專以勤卹為心則天下豪傑之士將赴胡塗之不暇矣夫亂世之由莫大於殺士賢者被戮則人心離人心離則雖有山谿之險兵甲之利何足恃哉

書三傳

同前

文二百九十四

十六

余嘗衡誠欲以泛觀諸子之遺言雖甚牽掎不能合并然察其智皆足以知聖人之微而獨不善著書其書既成因以名氏得罪於天下使其書如其智則後世與六經並駁亦不過二三子盡識古今之事然大抵人之學莫先於讀書讀之既多則所以自得於心者歸聖人之言也亦自信其無異聖人之教我者也始其心未有得則讀書之際惟知有聖人而已及夫既得之亦惟知有我而已至於作為文字期以獨出不偶則事惟陳言務去為慨心爽耳之論昔所自得於心者雖信其無悔於經而不幸有先入之論為未足則臨帛媿恨不肯下筆又摘新異以充足其文此正不善著書之罪世稱三家傳春秋謂各求其書速售於天下公羊子之視丘明穀梁子之視公羊唯恐一辭躡其後彼出此入焉亦相尚而已今考其書蓋大不然事類同而歸趨不易者無限今知夫善著書者三子為多而其書得如其智公羊子若未嘗知有丘明子穀梁氏若未嘗知有公羊氏不以

同害意不以奇詭正與後世汝聞未識求得於人而挾以為已
有猶怡然得色自負者異矣

書白樂天集後

穎濱先生

元符元年夏六月予自海康再謫龍川冒大暑水陸行數千里
至羅浮水益小舟益痺惕然有瘴暍之慮乃留家於山下獨與
幼子遠葛衫布被乘樂舟秋八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
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无畜書者獨西
鄰黃氏世為儒祖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
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曾中然照諸幻之空也故其還
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
達者如樂天身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
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
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曾昌之初李文饒用事
樂天適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

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
投荒慘死不獲其終者自解子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
絕句刻數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
而文饒之窟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
不孝者附益之耶樂夫之賢當為辨之園文見經云動念息念皆
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即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
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源湛如止水
則未嘗息念而念自靜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
生定惠圓滿而眾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无所住
而生其心既不住六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
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太弟子段
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即能障道道頭流通何
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
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无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

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八漸渴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寄子瞻元
書杜子美草堂後 西山先生

杜子美以上元寶應間卜居成都浣花溪詩所謂浣花溪水水
回頭主人爲卜林塘幽者主人嚴武也至天復初已百四十餘
年矣韋莊尚但其遺基礎石故在也今子美草堂正接梵安寺
梵安宋姚花寺也溪之旁近山川草木無一不入子美詩中者
寺出子美之前果爲鄰不應无言也按万里橋南宅百花潭北
在之句亦不合其故地失矣子美之才蓋有用者既自傷其不
遇故於諸葛孔明每致意焉曰古栢行一以孔明一自比也孔
明祠庭適有巨栢自裴度段文昌以來皆謂子美即此以賦誤
矣寔子美經葭州孔明祠所作也自孔明廟前有古栢云云後
明言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閔宮決非在成都之詩不
但雲來氣接巫峽長可證也如葭州十詩中武侯祠堂不可忘
中有松柏參天長當自有古栢矣今葭州卧龍山孔明祠前松
栢千章大可十圍豈故物耶正子美賦以遊巴子國屢入武侯
祠之地陋儒亦以成都地志爲解可笑耳紹興甲子冬予有成
都之役過子美草堂孔明祠裴回久之因書其可辨者以遺喜
事之君子

粹二百九十四

十八

善唐吐蕃傳後

宛丘先生

自漢已來其能制四夷使不爲中國患者莫若唐然獨一區區
之吐蕃能困之豈其制之未得其術耶自太宗以來固已屢失
其術而其尤可笑者平涼之盟也匹夫操力而殺人則必從容
伺察待其不備而後發執刀而呼曰來爾手吾將汝殺則雖賁
育不敢施於三尺之童何則人固不可易也不然則必待狂疾
者也使之束手而束之告之殺而不避也則亦必狂疾者也吐
蕃之於唐固非有深誠篤信之可以不虞也方德宗之時吾方
疑之彼曰必使多殺爾大臣而後盟惟杜希全李觀而後可擇其
地利則曰必聚木材而後可彼得殺吾之大臣而劫二將以空

涇原靈夏之備而擇險阻之此以爲設伏之利此其必變之迹
特未曰吾將變耳彼乘吾疑而直行其謀而求我成之其易我
也甚矣而唐之將相大且晏然不之虞如按君子長者與之握
手壇上而不少備此何以異於將殺之則告之束乎偃然不拒
而待死者哉彼渾瑊者忠有餘而智不足者也古之善將者遠
至於鄰國之動靜皆知之夫豈有他術哉測之以謀而伺之以
實尔夫縛其二將而不知三萬之卒伏於肘腋而不倍也則安
在其爲智也嗚呼平涼之盟所以大可歎也彼尚結贊之智何
足貴也是殺人而告之束手者之智也其爲智亦殆矣彼李晟
之智不可與盟也是知人殺之則避者之智也其可否之間亦
明矣當是時唐之臣如渾瑊馬燧者亦可謂善將矣而猶如此
况無二臣者哉

